



明代重慶古城地圖(資料圖片)

“朝天門，大碼頭，迎官接聖。翠微門，掛彩緞，五色鮮明……”重慶老城九開八閉十七門，上應九宮八卦之象而築，以示金城湯池之意。这其中，就有一座金紫門。為什麼叫作金紫門？金紫門在城南，離儲奇門不到150米，城門外是懸崖，異常陡峭，設一座城門，的確沒有必要。那麼，為什麼要設呢？

金紫門的秘密：一座因私欲而修的城門

□李正權

A 守將筑城 为私欲开了金紫门

九開八閉十七門的重慶城，是明初重慶守將戴鼎修筑的。

《重慶歌》說，“金紫門，恰對着，鎮台衙門。”“鎮”是清代的一級軍事組織，清代四川設有四鎮，重慶鎮管轄川東川南。所謂鎮台，就是“鎮長”，稱為總兵，大致相當於軍分區司令員。鎮台衙門也就相當於軍分區司令部。明代沒有“鎮”，與“鎮”相當的是“衛”，戴鼎是重慶衛指揮使(明代的重慶衛管轄的地盤比清代的重慶鎮大，包括黔北的遵義等地區)。他的衙門在金紫門城內。如果此處不設城門，或者只設為閉門，從風水上來說，就可能斷了他升官發財之路。為此，他堅持開了一座城門，那城門坐北朝南，雄姿傲視。

取名金紫，有人說是這裡曾經有一座古廟叫金紫寺；有人說金紫門內有金庫，金庫是堆放金子的地方，因諧音而叫金紫門；其實都是倒因為果。為附會後面的說法，就有了好幾個民間故事。其中一個就是“金牛過江”，說那城門外右側城牆根下的懸崖上是金庫，裡面藏着金元寶、金羅漢、金珊瑚，還有一頭金光灿灿的金牛。有個洋人來探寶，不知怎麼打開了那大門，鑽進去才發現那金庫已空空如也。原來，頭天晚上就有人把那金牛牽出來，坐船過江走了。那金牛在船上還拉了一坨屎，第二天船夫一看，竟然是金子。而另一個故事更玄，牽扯到了八仙之一鐵拐李。

其實，金紫指的是金印紫綬，也就是金質印章和系印章的紫色綬帶。古代只有相國、丞相、太尉、大司空、太傅、太師、太保、前後左右將軍及六宮后妃才有這樣的東西。佩金印、結紫綬者，必是高官。李白詩曰：“王公大人借顏色，金璋紫綬來相趨。”戴鼎官銜不過正三品(相當於大校或少將)，離金印紫綬差得遠。正因為差得遠，所以向往。設這樣一座城門，取這樣一個名字，既反映了他的地位，也反映了他的目標和夢想。

B 金紫門外 江边曾是柑橘船泊位

1930年左右修南區干道，金紫門被拆除，早沒了痕迹。如今，除了一座金紫門大廈，連個正兒八經的地名也沒有留下，知道金紫門的人極少，要找到其具體位置也難。有關部門在那金紫門大廈附近樹了一塊介紹金紫門的石碑，有如下文字：

金紫門，恰對着鎮台衙門……重慶九開八閉十七座城門中，唯有儲奇門和金紫門兩座開門之間沒有閉門……每逢冬季，上游的柑橘收穫後用船運到重慶，在金紫門江邊停靠，再挑到市區出售。據載，金紫門附近過去是官府金庫所在地，或許特設此“開門”的目的與官府方便調遣軍隊及運輸庫藏金銀相關。

這塊石碑是新建的，此前立的是一塊舊石碑，石碑上的文字略有不同：

重慶金紫門在城的正南方，城門對着江面，沒有瓮城。在重慶城九開八閉十七座城門中，只有儲奇門和金紫門之間沒有閉門，兩座門挨得很近，相距不足一百五十米。金紫門一帶是柑橘船集中停靠的地方。每逢冬季，上游的江津、合川、瀘州等地的柑橘收穫後，就用貨船運到重慶，在金紫門江邊停靠，再挑到市區出售。此門是因為重慶……

重慶金紫門在城的正南方，城門對着江面，沒有瓮城。在重慶城九開八閉十七座城門中，唯有儲奇門和金紫門兩座開門之間沒有閉門，兩座門挨得很近，相距不足一百五十米。金紫門一帶是柑橘船集中停靠的地方。每逢冬季，上游的江津、合川、瀘州等地的柑橘收穫後，就用貨船運到重慶，在金紫門江邊停靠，再挑到市區出售。



早前介紹金紫門的石碑

金紫門，恰對着鎮台衙門，重慶金紫門緊靠儲奇門，方位在城的正南方，城門對着江面，因這里曾有古廟金紫寺而得名。重慶城九開八閉十七座城門中，唯有儲奇門和金紫門兩座開門之間沒有閉門，兩座門挨得很近，相距不足150米。每逢冬季，上游的柑橘收穫後用船運到重慶，在金紫門江邊停靠，再挑到市區出售。據載，金紫門附近過去是官府金庫所在地，或許特設此“開門”的目的與官府方便調遣軍隊及運輸庫藏金銀相關。金紫門內原有重慶鎮炮兵營，1939年改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，現僅存一礼堂旧址在重慶日報社大院內。

新建的介紹金紫門的石碑

這兩段文字，對金紫門的得名和功能倒因為果，按下不表，我們只說有關柑橘的事。先要說明，舊石碑上的“合川”二字肯定是錯誤的，應該是合江。金紫門位於長江邊，從嘉陵江流域的合川來的貨物，幾乎都停靠臨江門或千廝門，不可能繞上一大圈去金紫門。從上下文來看，江津與瀘州之間正好是合江，合川與江津、與瀘州在此段文字中可謂風馬牛不相及。這或許說明寫這段文字的人太粗心大意了，或者沒有看一下地圖。

舊石碑上的介紹中，有“每逢冬季，上游的江津、合川(江)、瀘州等地的柑橘收穫後，就用貨船運到重慶，在金紫門江邊停靠，再挑到市區出售。”雖然新立不久的石碑上刪掉了江津、合川(江)、瀘州等具體地名，但依然保留了“上游的柑橘收穫後用船運到重慶，在金紫門江邊停靠”的說法。



C 当年泸州 数百里外往渝卖柑橘?

重慶人都能背幾句《重慶城門歌》。“生了病要吃药配當歸、黨參、通大海，抓車前草到儲奇門；病好了吃廣柑買水果要走金紫門。”這也是《重慶城門歌》里的一句，但憑着這一句話，就想象重慶人要吃的柑橘會是來自合江、瀘州等地。這種想象是不符合史實的。

據《重慶市志》所列，清嘉慶十七年(1812年)巴縣總人口為218779人。即使把這樣的人口翻一番，按40多萬人計算，城市化率按10%計算(1980年才19.4%)，重慶城也只有四萬多人。區區四萬多人，能吃多少柑橘，以致幾百里外的瀘州也要往重慶城輸送柑橘？

此外，由於柑橘之類的水果不能飽腹，價格相當低。20世紀50年代，國家在銅鑼建起罐頭廠，也要生產水果罐頭，在巴縣、江津一帶布置了一些柑橘生產基地，讓一些公社或大隊以生產柑橘為主，口糧則由政府供給。由於柑橘產量陡增，罐頭廠“吃”不完，有幾年柑橘(特別是橘子)打爛仗，政府就只能收購橘子皮和橘子筋來做中藥。剩下的橘子瓣沒用，就一分錢一碗賣給娃兒們。那一碗可能要兩三個橘子才剝得出來，想想那價格之低！有一兩年，中藥材公司為收購橘筋，歡迎市民到河邊停泊的橘子船上隨便吃，但要先撕下橘瓣上的筋交出。直到20世紀70年代，這種只要橘筋不要橘瓣的收購方法都還在持續。當年我在忠縣當知青，李子熟了，3角錢竟可買一背篋，至少也有三四十斤。從瀘州到重慶，有好幾百里水路，當年木船下水都要行走四五天。試想，如此低的价格，除了運費，還有沒有利潤？哪個商人願意做賠本生意？

柑橘(特別是橘子)不便保存，易腐爛，也制約着長途販運。從樹上採摘回來，到販運到重慶，要好幾天時間。在收穫和販運期間，難免不磕磕碰碰，柑橘很可能損壞。如果到重慶賣不出去，那時又沒有什麼保鮮技術，一旦腐爛，損失就大了。如果用專船從瀘州、合江之地運來，例如一船有七八噸，一萬好幾千斤，短時間怎能賣完？七八噸的木船並不大，可裝十幾噸的木船更多。如果多來了幾艘船，那就更麻煩了。事實上，直到20世紀50年代我們當娃兒的時候，大溪溝河邊和臨江門大碼頭幾乎年年都有成堆的爛橘子，讓人惡心。

況且，重慶人還一直認為，廣柑清熱，橘子燥火。病人只吃廣柑不吃橘子，橘子也就更打爛仗了。

這樣說，並不是否定金紫門是水果碼頭，否認的是不要把過去的水果碼頭想象為現在的水果批發市場，不要以為那金紫門外就是千船雲集，購銷兩旺。重慶長江上游兩岸都產柑橘，江津以下所產的柑橘完全可以滿足重慶城的人消費了，不需要舍近求遠從合江、瀘州販運來銷售。

(作者系重慶市公安局政治部退休職工)